

诗

竹

之

绿

周麟桂

竹，高直挺拔，中空有节，四季常青，是清雅、谦虚、刚直、气节的象征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言志咏情之物，更以其独特韵味挺立在古诗词的浩荡长河中。

在那悠远的《诗经》中，就有对竹的吟唱。《国风·淇奥》写道：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僖兮，赫兮咺兮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谖兮……”这是先秦时代卫地人民赞颂美男子的诗，说的是君子之美在于后天的积学修养、磨砺精进。该诗采用借物起兴的手法，每章均以“绿竹”起兴，借绿竹的挺拔、青翠、浓密来赞颂君子的高风亮节，开创了以竹喻人的先河。

“未出土时先有节，及凌云处尚虚心。”这千古名句写出了竹的劲节与虚心，道出古人推崇竹的原因。它出自宋代诗人徐庭筠的《咏竹》：“不论台阁与山林，爱尔岂惟千亩阴。未出土时先有节，便凌云去也无心。葛陂始与龙俱化，嶰谷聊同凤一吟。月朗风清良夜永，可怜王子独知音。”竹子既可养在庭院中，也可在山林中生长，它不挑地方，无论在哪，都奉献一片阴凉，从而深受人们喜爱。竹子尚未出土时就有节，而它长到凌云之高时仍然虚心，这说的既是竹子，更是君子。有德有才的君子，未用时能保持自己的气节，不为流俗所染，而得大用后，做出了大贡献也不骄傲，还是谦虚待人。

“无言无语晚风中，淡泊一生甘始终。莫道风流难与共，千古高风有谁同？”这是诗圣杜甫眼中的竹。在他看来，竹子不似许多花木风流摇曳，争奇斗艳，它只是静静地立在晚风中，静穆淡泊，高风亮节，外表清俊，本性坚挺。杜甫这首咏竹诗，写出了竹的淡泊名利、宁静致远、高风独立。杜甫与竹，可谓互为知己。他通过诗表达愿望：在庙堂之上者，应有一颗高洁的心，为国为民无私奉献；处江湖之远者，不妨安静看晚风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

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杨万里，与陆游、尤袤、范成大并称“南宋中兴四大诗人”，他开创“诚斋体”，在南宋诗坛中别开生面。他的《咏竹》出手不凡：“凛凛冰霜节，修修玉雪身。便无文与可，自有月传神。”凛凛冰霜，让修长的竹子上覆盖了一层雪，不必请文同（字与可）这样杰出的画家来画竹，只要一轮明月来相照，就可感到它的神韵。不过二十个字，却充满了画面感，写出了竹凌霜雪而不凋。

韩愈、元稹、朱熹、郑板桥等许多人写过咏新竹的诗，各有千秋。杨万里也有一首《新竹》：“东风弄巧补残山，一夜吹添玉数竿。半脱锦衣犹半著，箨龙未信怯春寒。”春寒料峭，青山还残，在东风吹拂下，一夜之间新添了数竿新竹，竹还穿着半毛茸茸的锦衣，但意气风发，不惧春寒。此诗笔调清新，气度卓越，写出了新竹的旺盛生命力，比喻新生事物的勃勃生机。

谈诗与竹，自然离不开我们的东坡。他爱吃肉，发明了“东坡肉”，甚至为了贪一口河豚肉，甘冒生命的风险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认为竹比肉更重要。在《于潜僧绿筠轩》一诗中，苏东坡写道：“可使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，俗士不可医。旁人笑此言，似高还似痴。若对此君修大嚼，世间那有扬州鹤。”此诗通俗易懂，却有很深的内涵，潜修德、志趣高雅之士，必然看淡物欲，而追名逐利之徒，也定与修身厚德背道而驰。

“解箨新篁不自持，婵娟已有岁寒姿。要看凛凛霜前意，须待秋风粉落时。”这是苏东坡唱和文同的一组诗中的一首，名字是《霜筠亭》。这首七绝并无“竹”字直接出现，却是字字无竹，处处有竹。“筠”指竹子的青皮，引申为竹子的别称；“篁”则泛指竹子。此诗大意是说，刚从笋壳中破出的新竹尚有些幼弱，不太能自持挺直，但已有优雅且耐寒的仪态，而要真正看到它凛然可敬、傲对霜寒的样子，就要等到秋风骤起、竹肤之粉零落之时，字里行间，透出作者高标挺立、独立独行的风骨。

当然，这些不过是古代咏竹诗词的海洋中，笔者采撷的几朵浪花，但其中蕴含的正能量，值得我们领悟与思考，见竹而思其有节、中空、挺立，从而知止、谦虚、自强。

教人人梦还是出梦

周岭

有这么一个说法：“一朝入梦，终生不醒。”说的是读《红楼梦》的一种状态。这个说法影响了很多人。这好像是一种召唤，把无数“红迷”集合在一起，自我检验或者互相比较痴迷的等级。那么，读《红楼梦》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是对还是不对呢？

先说说作者。他自己说的：“字字看来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。”脂砚斋说得更清楚：“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，哭成此书。”“壬午除夕，书未成，芹为泪尽而逝。”如果不是入梦太深，何至于此？

再看看其他人。最初《红楼梦》在小圈子里传看的时候，我们能见到的相关记载不多。但是，从脂砚斋一边抄写一边评点的事实判断，他也是入梦很深的一位。一抄再抄，初评重评，都是很费心力的事情。没有人强迫他做这件事情，也没有任何报酬。这种付出的动力，一个可能，是他跟作者、跟书中人物的原型、跟《红楼梦》故事的原始素材有着极深渊源；另一个可能，就是入梦太深。

另外还有爱新觉罗·永忠，一个大老爷们儿，看了一部跟自己毫无关系的闲书，竟然“不是情人不泪流”“几回掩卷哭曹侯”。看着看着就哭了，想着想着就哭了。

当然，入梦更深的，还是清代乐韵《耳食录》里说到的那个小姑娘，念着宝玉的名字死去了。

举个例子。1984年的春天，我们在圆明园举办为期三个月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演员培训班。有一天夜里，我被敲门声惊醒，开门一看，是一位小姑娘。她哭着请我移步她们的寝室，我过去一看，满满一屋子人都在哭。见我来了，大家围上来，求我帮帮一个小伙子。这个小伙子来试宝玉的戏，一看就不对路，所以组里通知他离开。哪知道他跟组里的学员们短短几天已经相处得非常好了，所以大家来找我。过程不细说了，这个孩子留下来了，演了贾瑞。再后来，戏演完了，大家都散了。再后来，他去世了。陪葬的，是一支洞箫和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我不知道他后来经历过怎样的心路历程，但入梦太深是肯定的。

小说审美的过程，是从文字获得形象。如果写得不好，一定会引入入胜。这时候，作者的心和读者的心，会借助文字这个中介交流融合，达到一种类似入梦的境界。《红楼梦》就是这种文字中最感人的文字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就是最善于驾驭这种文字的人。但是，《红楼梦》真的是一部教人入梦的书吗？作者的本意是要人跟着他入梦吗？仔细地研读之后，我们会发现，恰恰相反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教人出梦的书。

首先，作者说自己“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借通灵说，撰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”，这等于告诉我们，作者在写这部书的时候，自己已经出梦了。那么，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教人出梦的呢？



《红楼梦》

孙温 旅顺博物馆藏

我们说，好的文学作品，都会有一种“代入”功能。作者自己“代入”，才能使得作品中的情感趋于真实。读者受到这种“真实”的感召，也会不由自主地“代入”，于是进入作者所设定的规定情境，获得审美满足。而曹雪芹不是一般的写家，他没有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，而是进了一大步。《红楼梦》除了能够让人从艺术层面“代入”之外，还能够让人从哲理层面上“跳出”。

譬如，你以为你已经理解了他讲给你听的故事了，他忽然告诉你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就像“风月宝鉴”，正照的和反照的，哪个是真相，哪个是幻象？再说清楚点儿，甄士隐在梦中看到的那副对联怎么说？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还不明白？那就再听听《好了歌》，再看看甄士隐大彻大悟之后给《好了歌》做的那一大篇注解。

更多的是，作者用暗示的方法、调侃的方法，让你在“代入”的时候“跳出”。当然，这需要读者具备两个条件：一、要读书读得仔细；二、要有一定的学问底子，否则不能辨伪，就辜负了作者的用心。

譬如，当我们跟着宝玉进入泰可卿卧房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被他营造的气氛弄得跟宝玉一样“眼馋骨软”了呢？且慢，作者似乎是漫不经心地介绍了环境。如果说像“安禄山擢过伤了太真真的木瓜”等，还是营造气氛的需要的话，那么，“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”，就有别的意思了。略熟对联历史的人，看到这里，先是一愣，接着一定是会心地一笑。为什么呢？对

联这个东西，是明末清初才时兴起来的，宋代哪来的对联？是曹雪芹疏忽了吗？不是，曹雪芹是故意旁出一笔，调侃一下，造成一种“间离效果”，把完全沉浸在气氛里的看客拉出来。

同样的例子很多。譬如，贾母带着刘姥姥等一千人到栊翠庵品茶。妙玉把黛玉、宝钗叫到后面吃体己茶。作者一通渲染茶、水和茶具，使得读者简直目眩神迷了。大家注意到没有，妙玉给宝钗的那个茶具？那个茶具其实就是个葫芦器。作者真正要说的，是这件葫芦器上的字“晋王恺珍玩”。哦，原来是个古董。真是古董吗？熟悉葫芦器的读者又要会心地笑了。葫芦器最早出现在明代，清初才开始盛行起来。晋代哪来的葫芦器？还没完，葫芦器上还有一行字“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”。宋代也没有葫芦器呀！再说，苏东坡在元丰二年因为乌台诗案进了监狱，元丰三年被贬到湖北黄州，元丰五年还在黄州做团练副使，哪来的可能“见于秘府”？是曹雪芹出错了吗？不可能。这又是一个借看貌似“不通”之语，拉着读者出梦的写法。

曹雪芹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，所以他能够带领我们入梦；曹雪芹又是一个极具哲思的人，所以他又能带领我们出梦。世上哪里还有第二部小说，能够一本正经地正说，却又真真假假地反说？只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

金圣叹说“大地梦国，古今梦影，荣辱梦事，众生梦魂”，这只是第一层看透。而曹雪芹是一个把“看透了”都看透了的人。如果真的用心去读《红楼梦》，就会知道曹雪芹的心思。他不仅要带着我们入梦，更要带着我们出梦。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

孟浩然的隐士之旅

霍俊明

唐代诗人因为求学、干谒、出仕、交游以及求仙问道等，往往体现为“在路上”的状态。所以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说“唐人好诗，多是征戍、迁谪、行旅、离别之作，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”。

诗仙李白尊孟浩然为老师：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”孟浩然的出行线路图极其壮阔，他把千里江山尽收眼底，藏于胸壑，付诸笔端。对孟浩然这样的隐者、山水田园诗人来说，寄情山水、闲居草庐、参禅悟道以及拜访名胜遗迹，无疑可以缓解他科考失败的压力，而山川风物也成了他的精神乌托邦。

风流天下闻 孟浩然的壮阔行旅

孟浩然以大量的游历和诗作证明了，优秀的诗人往往也是优秀的地理学家。在孟浩然那里，诗歌起到了重新发现、命名山水风物的重要作用。以今天的标准来看，孟浩然属于超级背包客和

资深驴友，他给我们打开了一部极其宏阔的唐代诗歌交通图。

孟浩然游历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作为故乡，襄阳的汉水、襄水、鱼梁洲、檀溪、万山、岘山、鹿门山、北涧、涧南园、高阳池以及附近的郢中、江陵（荆州）、江夏、鹦鹉洲、黄鹤楼，孟浩然自是非常熟悉。

除此之外，孟浩然到过长安、洛阳、汉中、扬州、镇江、溧阳、九江、浔阳、龙沙、庐江、宣城、亳州、当涂、杭州、富阳、天台、山阴（绍兴）、剡县、乐成（乐清）、临海、彭山、京山、安陆、京口、润州、颍为，以及赣石、庐山、香炉峰、终南山、望楚山、天台山、明月峡、洞庭湖、湘水、钱塘江（浙江）、耶溪、渔浦潭、永嘉江、建德江、桐庐江、七里滩、牛渚、扬子津、彭蠡湖、嘉陵江等地。

孟浩然所到之处，往往求访名山名楼、寺庙道观。比如天台山、终南山、庐山、望楚山、紫盖山；比如岳阳楼、黄鹤楼；比如故乡的景空寺、凤林寺、玉泉寺、龙泉精舍、鹿门寺、岘山寺、精思观、岘山观等；此外还有长安的总持寺和翠微寺，

洛阳的香山寺、龙兴寺，吴越之地的云门寺、大禹寺、石城寺、桐柏观等。

在孟浩然一生的游历中，从洛阳经大运河往越中、浙东的这段旅途，可以说占有重要的位置。

从洛至越 山水寻吴越，惊涛来似雪

山水寻吴越，风尘厌洛京。扁舟泛湖海，长揖谢公卿。

——《自洛之越》

孟浩然把自己的出游严格区分为两类，一类为干谒、科举和应酬这样的功利性交游，另一类则是没有任何功利心的纯粹本真的游历。显然，孟浩然更倾心于后者。他之所以要“山水寻吴越”，是因为自己“书剑两无成”“风尘厌洛京”。只有回归自然的怀抱，孟浩然才能真正感受到山水之乐、求佛问道之乐以及不同功名的隐士之乐。

孟浩然所生活的开元时期，长安和洛阳是天下的中心。但无论是长安还是洛阳，都是孟浩然的伤心地。他为了谋求功名，在这两地干谒数年，但最终无

果。功名无望，孟浩然只能寄情山水，蹉跎岁月。在洛阳，孟浩然卧病了一段时间，病愈之后访友信光羲、慕母潜，此后就离开洛阳前往越中。

泛舟吴越和浙东之游，对孟浩然的一生来说至为重要。孟浩然曾经三次游历吴越，大体为开元十三年（725）至开元十六年（728）、开元二十一年（733）及开元二十三年（735）。其中，第一次在越中停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。所以，在浙东的“唐诗之路”上，我们不难看到孟浩然的身影。

从洛阳至越地，孟浩然要走水路。因为隋唐大运河，洛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孟浩然走运河所经过的基本路线是：从洛阳出发，沿大运河通济渠段到盱眙，盱眙沿淮河到山阳（今江苏淮安），然后沿大运河邢沟段（山阳渡）到江都，江都沿长江往京口，从京口沿江南运河到杭州。途中主要经过汴州、宋州、宿州、泗州、盱眙、楚州、山阳、江都（扬州）、润州（京口）、苏州、余杭。

让我们回到孟浩然从洛阳启程的那一天。

孟浩然早上从汴河（通济渠）出发，在黄昏时分到了淮阴（唐属亳州，现淮城区）地界。此行他是要拜会时任淮县主簿和少府的两任老朋友。辞别了好友后，孟浩然继续赶路。尽管江湖壮阔，一路上风光动人，但是孟浩然早已舟车劳顿、满身疲惫，还好距离余杭越来越近了。

钱塘江的喇叭口（出海口）因为极其特殊的地形而形成了特有的大潮景观，即自古有名的钱塘江大潮。钱塘潮又称海宁潮、浙江潮，苏东坡说“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未至千般恨不消。到得还来别无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”。

孟浩然在钱塘江游历，自然不肯错过这一壮阔而撼人心魄的大潮景观。百里雷声震，鸣弦暂报弹。照日秋云净，浮天渤澥宽。惊涛来似雪，—些漂生寒。

——《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》

孟浩然此次观潮的地点非常明确，即樟亭（樟亭楼）。这里是当年钱塘县最为理想的观潮点。如今樟亭楼早已不存，其附近的白塔尚在。

孟浩然观潮的时间也正佳，即农历八月，“八月观潮罢，三江越海舟。回瞻魏阙路，空复见心舟。”（《初下浙江舟中口号》）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，孟浩然能够赶上如此盛景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浙东之路 问我今何去，天台访石桥

天台山是孟浩然浙东之行的重要一站。据统计，唐代到过浙东的440多位诗人留下了1500多首诗。其中不乏像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王维这样的大诗人。唐代诗人游历的浙东范围大体是浦阳江流域区域，包括括苍山以北至东海这一区域。

唐代诗人之所以如此钟情浙东，与当地佛道文化的兴盛密切相关。据封野《汉魏晋南北朝佛寺辑考》，浙东地区唐代以前佛寺有300多所。佛道的发展以及禅宗文化的兴起，使得孟浩然、王维等唐代诗人的禅诗蔚为壮观，正所谓“诗为禅客添花锦，禅是诗人切玉刀”（元好问《赠嵩山隗侍者学诗》）。对仕途失意、寓居异乡的孟浩然而言，浙东的山水形胜以及遍布的佛寺、道观，抚慰了他的内心。关于天台山，孟浩然就写了好几首诗。

孟浩然为何在诗中反复提及天台山呢？天台山在唐代属台州，开元年间属江南东道范围。天台山位于天台县城北，为曹娥江与甬江的分水岭，主峰为华顶峰。天台山为佛宗道源，山岳神圣。天台山是历代诗人墨客寻仙求道的圣地。王羲之、顾恺之、孙绰、谢灵运、李白、孟浩然、苏东坡、朱熹、陆游等都曾到过天台山。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（1587—1641）更是三上天台山。

孟浩然对天台山这等绝美之地早就如是日思夜想了。

挂席东南望，青山水国遥。舳舻争利涉，来往接风潮。问我今何适，天台访石桥。坐看霞色晚，疑是赤城标。

——《舟中晓望》

身未到天台山而心先至。孟浩然游天台山的心情是如此之迫切，正如拂晓刺破了漫漫长夜一样。“赤城标”即赤城山，是天台山中唯一的丹霞地貌，因赤石屏列如城，望之如云霞而得名，又因山体颜色赭赤如火烧而称烧山。“赤城栖霞”为天台八景之一。

孟浩然前往天台山赤城山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寻访道士太乙子（一作太子子）。想天台、游天台、歌天台，对孟浩然而言还远远不够，于是干脆就借借在了天台山的道观里。

高步凌四明，玄踪得二老。纷吾远游意，学彼长生道。日夕望三山，云海空浩浩。

——《宿天台桐柏观》

桐柏山又名金庭山、丹崖山，与四明山和天台山相连。孟浩然夜宿的这座桐柏观又名桐柏宫、桐柏崇道观，系全真派的南宗祖庭。据传，此宫为三国时期道教灵宝派祖师葛玄（164—244）所开创。这里曾有“瀑布飞流以界道”的壮观场面。

20世纪50年代后，因修建水库、水电站，落差320多米、最宽处90多米号称“中华第一高瀑”的桐柏瀑布消失了。2020年，天台大瀑布又得以重现昔日的壮观景观。孟浩然到来时，正值桐柏观的鼎盛时期。其时观达36所，道士甚至有数千人。

大约在开元二十一年（733）十二月初八这天，孟浩然到了新昌大佛寺烧香礼佛。十二月初八，既是传统节日腊八节，又是佛教中释迦牟尼的成道日。“此月八日，寺院谓之腊八。大刹等寺，俱设五味粥，名曰腊八粥。”（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）那天，孟浩然在寺中喝了“腊八粥”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山水形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孟浩然曾经驻留过的山水，也浸染上了诗歌文化的色彩。孟浩然通过诗歌记录了他的一生行迹和他所处的时代。从洛阳到越中、浙东之旅，在这条“唐诗之路”上，孟浩然为我们留下了永远不会磨灭的文化印记。



孟浩然诗意图

清 王翬/绘



根据《唐宋文学编年地图》生成的孟浩然踪迹图

资料图片